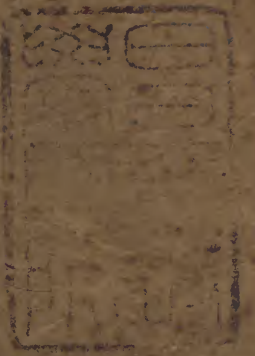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

十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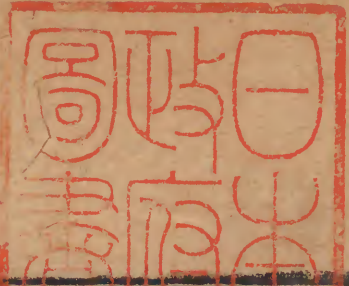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四二〇	一〇〇	一〇	二〇
	號	函	架	冊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2420
冊數	20 (8)
函號	297 40

共廿





資治新書卷之十三目次

判誥部

婚姻一 通嫁類

姦騙撒拐事

陳斯徵

懇憲逼杜事

汪長源

恩批全節事

施愚山

婚姻二 強娶類

姦究姦騙事

侯筠菴

藉禁刑擄事

李映碧

詐擄慘變事

李映碧

劫擄人財事

翁維魚

掠妻事

周計百

婚姻三 爭婚

擄占事

顏孝敘

劈破事

李少文

活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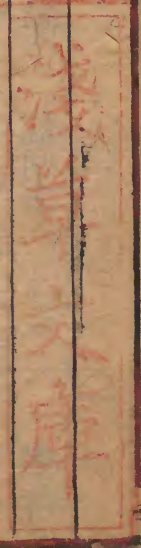
夏葵仲

勢豪慘霸事

趙五絃

資治新書卷十三目

文苑



孝行類

恩完骨肉事

趙五絃

整肅綱常事

趙五絃

法斬事

張玉甲

硬配事

高恕菴

拐妻事

李映碧

刼親大變事

失名

豪鋼女命事

蔣楚珍

枉詐事

蔣楚珍

虛情甘斬事

背盟不法事

張梅菴

殺孫奪媳事

承繼

急救烹竄事

蔣楚珍

親勦烙詐事

沈惠孺

臨臍事

李心水

究抄事

李心水

勢抄事

翁維魚

虐節奇冤事

翁維魚

逼寫事

張公亮

截刼事

張公亮

攻墓一 發塚類

發塚拋屍事

紀載之

發塚大變事

李少文

挖塚滅棺事

江長源

掘墓毀屍奇變事

張蕙嶸

發塚斷棺事

李少文

伐墓酷冤事

陸耐菴

攻墓二 爭塚類

梟攻侵佔事

陸耐菴

偷墓大害事

陸耐菴

芟塚滅門事

李映碧

勢抄事

李映碧

勢豪強佔事

張梅菴

資治新書 卷十三 日

二

史記卷

資治新書卷之十三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婚姻一 逼嫁類

姦騙撒拐事

漳州陳斯徵 漳開虞
二守富平人

世之窮兇極惡逆理悖倫一刻不容於天地之間者
未有若盧文盧春生盧夏生之父兄兄弟者也文之
弟質無子立長房于孟生為嗣質彌留之口見繼室
韓氏少艾慮其守節不終以田一百零五畝及魚池
菓園菜園等業託胞兄文執掌收租給韓氏自膳俟
應登承立之後始自為政疑妻子而信手足薄恩愛
而厚天倫者蓋以程嬰杵臼視其兄而為千百年之

資治新書卷十三

一

嗣續計也。爲文甫者，當如何盡心以期不負所託。奈何弟棺甫蓋而嗜念遂生。無日不以錢糧戶役爲詞而盜賣其腴產千五百金之美業。不五年而銷鏹殆盡。更欲賣其棲巢逼之改嫁。氏堅執不允。而一父兩子。遂輪班搆。蒙與氏爲讐。一的而承三次之別皮。鷓有不壞者乎。可憐弱婦所存僅奄奄一息耳。文復矯制以店屋三間與侯四。侯四鐵匠也。煨煉鎚擊之聲。晝夜不息。加以火焰燭天。令人有威陽不測之懼。料氏聒於耳而警於目。卽欲安居而不能。阿奴火攻誠上策哉。奈氏堅節自守。不以耳目易其心。祇哀懇四妻求他徙。以安弱息。四乃打鐵之人。宜其心隨手。

硬乃竟爲貞烈。所感欲撤爐竈以遠冰霜。則氏之誠能動物。可槩見矣。文父子不學豚魚而甘爲豺虎。必欲噬寡吞孤。置之死地而後快。則其心硬於鐵。手辣於鎚。毒焰狂氛之熾於洪鐘。烈火亦可槩見矣。四欲返券於文而索其原值。文父子不從。且以惡聲相吠。謂四因其妻而私於氏。爲人所覺。故思遠禍。氏房中細軟久爲所侵。欲除典償以償所值。氏以冰清玉潔之軀而受此無因之謗。能甘心乎。且探知文父子私受聘金。以氏許某生員爲妾。令某稍需時日。俟其可造。卽遣之。氏情極控縣。文不赴質。而越訴憲臺。職奉批拘訊。但問拐帶之有無。不審竊騙之虛實。以拐帶

順明之
舉所自
眾也

為章明較著之事有之不能諱為無猶無之不能飾
為有也至竊騙則兩人陰事賊獲不得而見况門以
外者承乃隣族某某等百口同聲皆為氏稱屈謂不
但無拐亦且無姦氏之素履可信也惟干証俞君才
稍有微詞似袒于文而不直韓氏者據氏哭訴云縣
詞之控實欲保節存孤不獨為房產計職初疑其誕
妄世未有婦不思嫁而人能強之使嫁且預擇其人
以待者乃審喚某生面訊則云受聘無其事許嫁則
有之以媒人之口謂出氏意故耳詢媒人為誰則指
階下一人以對即袒于文甫而不直韓氏之俞君才
也職訊繼至此不覺鼓掌稱快非審旁見側出之其

生則此婦戴盆之冤何由得白匪石之節何自而彰
即文父子種種惡蹟亦從何處探其底裡而按以抑
暴懲奸之法哉韓氏至此遂叩頭流血出其佩刀謂
於赴審之先自料此冤必不能自挽為安金藏之剖
心不圖為幸之至於斯也盧文盧春生盧夏生父子
濟惡蔑絕倫理不得齒於人類與無故議親之俞君
才分別杖治各加痛懲留其一綫餘生不即斃諸叔
下者欲俟憲臺親審面加懲創始可痛快八心耳盧
文賣去田地着變已產贖回給氏母子營業備憲臺
鑒其苦節給匾旌門亦礪俗維風之盛舉也

慈案逼杜事

審得秦孟俞之妹嫁陳大畏為妻大畏之密死他鄉
雖有風聞尚無的耗妹氏寄身佛刹猶有鏡合之思
獸心哉孟俞飽虞生之多金遂爾逼字李友社以族
長呈告誰曰不宜據訴大畏食糧新河今年三月病
故而取報證于吳乾生又云胞弟仲璘亦同押婚券
意青衫勢張可作步障耳本縣正以青衫之故當禮
義自持大畏即以三月死妹亦絲經未除三月無夫
則嫁不以急乎摠因孟俞兄弟有口斯張故令妹氏
荷絲難殺虞生局娶服婦秦孟俞逼嫁幼孀與越禮
主婚之仲璘俱分別杖警

恩批全節事

湖西施愚山諱問章
宣威人

張氏以未字之女聞夫故而守貞此人情之最難者
本縣且敬之畏之不敢以尋常節婦相待姑舅之恩
斯勤斯所以曲成其志者當無所不至奈何動加詬
詈每以遣嫁為詞節有餘而孝不足豈其然乎此婦
人偏愛少子慮其有守必有繼不若逐婦以村立嗣
之源令小子獨承其業耳前案已定孰敢更張

婚姻二 彌婆類

憲究姦騙事

嚴州侯筠菴諱維翰
陝西人

章文姦騙妖婆併思得其少艾可謂有淫癖者也葉
氏婿所天携孤雛併依母氏三雌合居即宜同志勸
操乃葉氏久與章文苟合盡竊母蓄以遺之豈效盤
貪台折書卷十三

出汚泥
而不染
較尋常
守貞者
更加一
等矣

于漢臯之解。珮遂盡發其母篋之藏。與乃章文得隴。望蜀更欲邀其幼女為室。妄言納采。行聘詢之寔無。撮合之人葉氏。拚此一女。永圖聚鹿。而此女顧深以。為醜也。質詢時。母不以為兒女。不以為母交。口誣。而章文猶思一篤。雙鵬之為快也。寧可冀哉。相應重。杖併追其竊物以償。

藉禁刑擄事

李映碧

彭二以市棍而放浪平康者也。又有熊五為之幫閒。沉酣于華妹之家。彼婦情痴以身相許。或亦有之。何不能從容以覓愛卿。乃竟奔忙而榆梁玉。遂于本月十九日。邀飲捨歸。有此嘉會乎。誠狎邪之惡少。而風。

月之罪人也。所念彭二眼底留連。既切死生之愿。華妹門前冷落。終與老大之悲。姑准五日為期。百金納聘。雖為浪子。婦猶愈于入盡夫也。第蓋橋玉杵果能如約。以輪將斯章臺柳枝。不受他人之攀折。若娼妮。單中衣物。未必盡真。即真亦作華妹粧奩。萬一事從中阻。即以此為慧劍。斷其妄想。剩黛殘脂。俱堪魂絕。相應免追。仍杖彭二。情不廢法也。

詐擄慘變事

審得蕭魁即蕭元身為白捕。與發青樓。與郝七媽之女龍妹一宿。留連遂求伉儷。倚虎冠之煇。奪焉母之雛。竟將龍妹誘騙入室。占恡不還。樂戶熊文以官債。

未償具詞控縣及拘審聞元無辭置對反誣文得財
禮三十兩許嫁從良妾捏婚書則開寫四月而占龍
妹乃在十二月安有與子成說不即于歸尚需之數
月後者乎其真情固已自敗矣假約假婚何似纏頭
之錦無媒無妁誰為撮合之由杜牧多情十載猶憐
薄倖君平未遇一枝仍屬章臺難馴之龍性發付娼
家陌路之蕭郎應從罰杖

劫擄人財事

揚州翁維魚諱應北

黃朋石黃賓王等皆朋夥喪心之徒王振原住下河
因遭水難挈妻盧氏妾黃氏避地於公家庄石等見
其短褐不完而據有妻妾妻雖老而妾實少艾遂以

拐帶相疑而奇貨視之矣不知二女同居原非怪事
彼乞食之齊人尙能享有此樂况爲田舍翁而多收
十斛麥者乎迨至稽查踪跡無隙可乘亦當已矣奈
何慾心不死必欲得此而後快以銀數兩麥數石爲
聘有賓王等願執斧柯爲買臣者欲不棄婦其可得
乎若銀麥果歸振手彼亦甘心棄去不料有許無償
悉歸中飽舉人與財而兩失之貧民避難而投難是
地棍之虐更甚於洪水之災也黃氏斷歸王振原聘
銀麥以未得免追朋石坐買休之律猶爲幸矣三犯
杖治庶足以懲淫而儆暴也

掠妻事

貢台斤書卷十三

顛州周計百諱令樹
六

孫某之強奪民妻不自今日始也職受事三日卽有周龍以估媳告職審實判還薄加杖治以其身爲憲彼不便深求故也詎料未周一載復有掠妻之控豈其娶妻必於有夫之婦耶總以憲役二字橫據胸中故犯法同於兒戲耳情事已具前摺連人解奪

婚姻三 爭婚類

擄占事

顏孝敘

審得諸生賀全璧與妻某氏生當時命不辰蹇值豺狼當道璧則携妻而走荒郊劍戟叢中遂失燕鶯之侶氏則覓夫而悲道左流離旅次別聯鸞鳳之班歷三夫而後嫁劉欽臣身似落花無主育二雛而重遇

賀全璧跡同覆水難收前情未斷後戀又深故夫可歸幼兒難割氏因徘徊于莫決壁卽號泣以具呈衆爲曲處官徇公評賀全璧備聘以贖妻劉欽臣還妻而留子使遺替復歸前度之劉郎而索粟不隨還朝之蔡娘將見欽臣抱子入孤幃蝴蝶夢中竟剩鴛鴦之譜黃氏隨夫返舊室弋鳧語裡猶兼鴆犢之悲更此藕斷絲連泪滴胡笳十八幘其珠離壁合俱免漢法三章

劈破事

李少文

審得任春龍乃不僧不俗之流而道念不勝其愆念者也妻李氏乃宜室宜家者不知誰爲棒喝而忽焉

削髮披緇。且傳語兄嫂。為妻另覓好逑。嫂氏誤聽。其言遂以兄嚴鳳應。夫李氏既為鳳妻。與春龍決矣。即令春龍沿門持鉢。與李氏為狹路之逢。當自附于李。下不整冠之列矣。胡為平忽而逃禪。忽而還俗。乃欲仍歸李氏。冀為覆水之收。猶呼俗婦為梵嫂乎。從輕擇杖。猶幸其不敲月下門耳。

活折事

夏葵仲華亭人

審得沈洪之以女許方勝子也。乃崇禎元年事也。迨延至三年。則是女紅葉欲沉而標梅已過矣。蓋因勝家窘甚。故遲迺至今而未幾。忽以果盒禮往。曰吾將娶婦。夫洪妻人子。生男弗喜。女弗悲。非曰門楣是望。

也。蓋將藉掌珠以易筭金耳。胡勝不以數金往而率畧。乃爾將謂田舍翁之十斛麥。真可得婦而以果盒代乎。宜洪妻鄭氏怒不與婚也。時勝轉展無計。晚其表兄李春轉言於洪。謂吾家壁立矣。合將原聘見還。以伊女另嫁。于是洪與鄭氏皆允其請。而又斟酌果盒之費。則于原聘八兩外。更加四兩。此是婚一紙。所以出自鄭手也。此女之轉嫁李萬。已成覆水難收。當寄語舊燕。另覓雕梁可矣。何勝事過。戈與復以活折控。既飽其金。又誣人婦。魚與熊掌可並得乎。本當以誣反坐。姑念貧而退婚。非其願也。且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沈世亦不能無罪焉。合與分鴻斷鴛之李春。各

資治新書卷之十三
杖示懲至此女則萬妻也。流水落花兩無情矣。方勝
不得再有嗷嗷自取反坐。

勢豪慘霸事

趙五絃

審得張滾與侄女張氏。雖同籍樂口。而實不同居。氏
女小八姐。原買之黃七家。十二年間。張氏死于賊。小
八姐以棺殮。無措積。連難償。兼之孑然無倚。遂願已
鬻其身。有高友者。葬其母。償其負。氏同戶頭王輔契
賣為妾。業三年所矣。何物張滾。敢捏勢豪慘霸之詞。
誣聳憲聽哉。夫烟花眷屬。聚散如萍。非良家姑。侄行
也。張氏之踪跡。滾亦不得而問之。而况其家之鴛女
乎。張氏既亡。小八姐之去。就可以自主。出烟花而入

閨閣。擇人而事。以托終身。誠善事也。滾亦烏得而禁
之。而况先費多金。後有媒妁乎。律宜反坐。念係寡廉
鮮恥之輩。一杖示懲。付之於不足責而已。

恩完骨肉事

審得凌有帶妻陳氏。亂中逃散。為兵所擄。業經一十
三年。展轉飄零。三易其主。最後而為蕭加善之妻。亦
已十二星霜矣。有帶訪知。具控。覓西遊將氏斷歸。加
善給銀二十兩。為有帶再娶之資。乃有帶不遵。又復
控憲。破鏡重圓。誠仁人君子所樂聞者。但婦重初醮。
宜歸前夫。謂前夫偶爾隔絕。有未斷之義。後夫婚配。
不正。有離異之條耳。今有帶之失散。既成覆水。難收

加善之成婚。又覺恩山已重。夫婦大倫。此而彼。彼而復。此是以亂易亂也。况鼎革以來。婦人之被擄者。例應備資取贖。今有帶流落多年。謀身寡策。取贖無資。恐夙好不諧。而此倚興嘆也。况加善以傭工之輩。費半生血汗。僅得一妻。一旦割此和絃。完彼破甑。豈情法之平也哉。合無仍歸加善。給合有帶再娶。赤貧之子。得此二十金。不獨可以娶婦。亦復可以資生矣。小二姐已嫁劉章玉。臺久定。則又萬難移易者也。

整肅綱常事

劉氏之女。嫁楊玉升為妻。業已一年所矣。劉氏以現為業。每携女出入人家。玉升慮其引入左道。禁妻歸

寧亦所以閑有家也。王升既拂劉氏之意。劉氏又疾玉升之貧。遂致屢次鳴官。希圖改適。虞山擇女河伯娶婦。竇亂不經之說。忽行于兒女骨肉間。亦狂悖甚矣。今復妄控以開張畧賣為辭。謂欲整肅綱常也。然則重幃薄別。嫌疑者非綱常。而習邪教。恣游俠者。反為綱常。邪張弧。載鬼之談。不猶是吐火吞刀之幻耶。堪願得婦女願從夫。宜爾室家永無異說。劉氏本應重懲。姑念窮姬免議。

法斬事

仁和縣令張玉甲 諱能麟 直隸人

審得沈珏與生員張二木皆朋比為好者也。先因陳世傑無嗣。會聘二木家婢為妾。而珏則其冰上人也。

夫翁已為雞皮鶴髮而媿猶作艷李濃桃得無誤乃
芳年乎迨鴛頸雖交熊夢無兆越六載而改嫁劉龍
不可謂非世傑之德兩少相親歡同魚水其棄朽翁
如傲屣耳此亦何畧何賣乎沈珏分甘不遂輒咬二
木具詞今召世傑故妾詰之問與新夫安否則曰安
然則二木之啾啾者何為甚至巧為說辭曰劉龍偷
兒也非所宜嫁夫始適老馬終歸點鼠妾薄命一詞
亦聽其自歌自泣耳二木此告無乃為百草憂春雨
乎沈珏應杖劉龍仍聽完聚

硬配事

嘉興高恕菴諱登雲合尹一湖廣人

審得衛原芬出金二百為少姬花氏贖身非為色也

念氏墮足風塵欲為援手故以渡蟻之心移而渡人
近貿易粵東猶遺書其弟源馨為花氏另覓好兒郎
格調相稱者嫁之適柳氏子榮青年未娶願納花氏
為妻源馨即以配此婦倖哉若念成巢新欢出自捲
簾善德而潛然出涕亦以恩非以情也逝波不返從
此永作柳家婦矣老鴛周氏之以硬配告不過請益
云耳花柳同妍正其佳偶何硬配之有哉周氏涎利
無厭合杖以儆其後

拐妻事

李映碧

審得羅采之嫁妻許氏本以貧故想臨岐慟訣時當
作黃泉無見之悽語耳胡采數年後忽以病篤為言

欲借原妻侍養嗟乎去燕有歸去婦無返奈何欲以
鴈臣爲鴈妻而去來幾同轉丸也後夫程玉之慨然
許往何爲者豈見采奄奄牀篋溢逝非遙故以病鶴
支離不起雲雨之妬且死別生離傳語甚慘雖新官
亦下舊官之泪而聊以明吾仁乎抑許氏舊心依依
猶念枕席有涕泣處若非厚於前則亦薄於後而聊
以明吾義乎是不可知胡羅采亡後竟以荊州之借
爲息壤之寒也問其故則緣羅采有子義爲積疇王
紹曾所唆而欲以質母者爲勒貨地耳夫羅采之借
奇程玉之允奇羅子義之不還又奇一事而三奇備
焉真欲令人絕倒羅采之故婦可返猶希轉石而程

玉之令婦不歸翻回覆水情耶理耶羅義與王紹曾
合各杖懲許氏仍歸程玉

刳親太變事

失名

審得錢小江與妻邊氏一胞生女二人均有姿容人
人欲得以爲婦某某希冀聯姻非一日矣因其
夫婦異心各爲婚主媚竈出奇者旣以結婦欺男爲
得志盜鈴取勝者又以掩中龔外爲多功遂致兩不
相聞多生計誤二其女而四其夫既少分身之法東
家食兮西家宿亦非訓俗之方相女配夫怪妍媸之
太別審音察貌憐痛楚之難勝是用以情逆理破格
行仁然亦不敢枉法以行私仍效引經而折獄六禮

同行三茶共設。四婚何以並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者均不可少。茲審邊氏所許者。雖有媒言實無父命。斷之使就。慮開無父之門。小江所訂者。雖有父命實少媒言。判之使從。是開無媒之徑。均有妨于古禮。且無裨于今人。四男別締絲蘿。二女非其伉儷。寧使噬臍于今日。無令反目于他年。此雖救女之婆心。抑亦籌男之善策也。各犯免供。僅存此案。

豪錮女命事

蔣楚珍

錮婢之禁甚嚴。生員顧震娶不節婦爲室。已屬可訾。况于鸞膠復續。鴟柱齊鳴。而使前妻之婢。嬌奴猶首如飛蓬。恨星之獨小。嘆命之不獲。終朝裁嫁衣裳。日見銀河兩渡。而隻影淒淒。河清奚俟。人壽幾何。宜婢父生員呂應陽之立許也。姑念聘娶未滿一年。薄從處息。與王洪升各罰穀五石。仍勒嫁嬌奴。以爲不字之戒。

枉詐事

審得已故汪培壽。乃周氏夫。而周昌運。則周氏父也。先因周氏夫亡身寡。顧影無依。其徒倚培壽宅。非真曰故人恩義重也。益明知亡夫之產業素饒。而欲攫家笥以上別船耳。時同族諸人。見其矢水砥玉詞色凜冽。謂是吾家節婦也。于是共立族侄汪嘉麟。繼培壽祀。胡乘回祿之變。誣嘉麟搶奪。噫此借題耳。將無

憐兒腸冷求夫情熱乎暗藏皮裏之風情巧裝口頭之節義即長民者亦難遠度其以田產主之族長號薄歸之周氏亦將曲為詞停耳豈料口松栢而心桃李者已逐東風于簾外轉瞬又作他人婦乎今據族人口供則培壽之貲已為周氏席捲移向新夫家問其故則出于昌運之暗唆而勒銀返薄貧而譎非此父不生此女矣將無昔日之泥沙其行而冰霜其語有皆昌運之穿鼻附耳其間而曰以待來年然後嫁乎助女惡而欺甥懦一杖有餘憾焉

虛情甘斬事

淳安縣令張梅菴諱一魁三韓人

審得徽民范元于去春携妾葉氏及其子女來淳因

窘迫無賴將氏暗招王君愛以餉其口異哉一雌雙雄言之醜也及野鴛情密反視蕭郎為路人此元所以有剝腸之痛耳但元貧無錐立自難望琴瑟之和而氏既見金夫又自願作琵琶之抱且元祇以戀戀小星故落拓異鄉不能歸里今落花流水兩無情矣乃猶迷嚼蠟之衾裯而置糟糠于不問不亦愚悖太甚哉姑着君愛出財禮銀十兩聊充慧劍助割愛河俾元速理歸裝以避他鄉之笑罵可也重杖君愛以戢淫風若元之寡廉鮮耻則法所不脛加者矣

背盟不法事

審得方國順與吳學福之女有婚姻之訂其來久矣

賦桃天之咏。已及瓜期。奈萍逐之身。如同梗斷。國順
我躬不閱。遑問室家。學福名曰催親。實岳翻覆。閨中
少女。不堪虛度青春。露處。窈人。無計能牽紅幕。吉士
徒有四壁。奚詞以謝。標梅。淑女。望斷三星。何女纒履
東楚。傷哉貧也。幾致輕離。我則憐之。仍為復合。今本
縣捐俸八兩。着冰人圓彼百年。庶免怨曠之懷。永遂
唱隨之樂。

殺孫奪媳事

方學經四歲。值奇荒。膳母無策。將妻鄭氏。賣邵文顯
為妻。傷哉貧也。念菽水而棄糟糠。其心亦甚可憫矣。
為之婦者。果情依破鏡。願續為膠。此其事非比於覆

水難收。本縣雖貧。何難為涓滴之助。今窺其意。反戀
戀於新夫。而朋朋于舊僭。婦人之無情。亦至此哉。將
無半菽不飽。短褐不完者。久矣。為室中之交。謫而願
架棄夫之橋。乎見金夫而忘故侶。其勢不能復合矣。
所可恨者。周自明知羅敷有偶。而敢為此不情之事。
是難辭于杖。傲耳。

極慘極變事

高淳 呂宰 葉亮公 講自燦 義鳥人

審得蒔成明于順治某年。憑媒娶王代烈之妻諸氏。
歷年既久。生子而復懷孕。亦可謂夫妻好合如鼓瑟
琴者矣。乃代烈忽萌故劍之思。覲及七年。不收之覆
水。前憑媒議贖。亦覺難于措詞。况以思斷義絕之人。

而為桑間濮上之事乎。誘使遠遁欲借反目之名掩其私奔之實計則巧矣。其如鄉鄰有口。本縣有目。如見其肺肝何諸氏立意從王誓不返芮豈以王為前夫而芮屬後夫耶。斷婚必歸原配理也。然以今日之事論之芮以明婚正娶而生子則後夫現為親夫王以鼠竊狗偷而致訟是前夫反屬姦夫矣。斷歸原配則可斷歸姦夫則不可。按判諸氏既肯成明不特正夫妻之義亦以全母子之倫也。王代烈責逐免俱幸矣。

承絕

急救寡事

蔣楚珍

審得徐達之從弟徐益病故無嗣一絲血胤寄之笑笑幼女微獨覓晚有歸爾未亡人所以繫萍根蔭葛繫者皆于是乎在。達等不諒插繼之以徐統雖服義頗親鬼歆其類然統年三十三歲嚴奴二十九歲燈前膝下即號為母安得以母道臨之也立幼徐二誠為妥便且四股均分長幼並繼復助祀田十石既不違族眾之議又不拂嚴氏之心侯嚴氏瞻給終身仍以此田一半付女一半付兩繼子則存沒俱安亦可杜塞間諶之口矣。

親勸烙詐事

沈惠孺

蔣阿陳一門四寡。花恤緯吊影憐形。豈世界誠多

缺限而穹窿之上。果有離恨一天耶。蔣性申死蔣洪
與現繼。又血養三歲。蔣乾爲義子。立親立愛。均有其
人。乃突出一服。盡支窮城鄉。迥別之蔣文如。僞造合
同。冀與洪興。並繼。溯立合同之年。洪興纔十歲。目不
識丁。豈能書券。且儉誼所在。講序昭然。即使合同非
實。亦安所用之。欺孤滅寡。特吏逞兇。杖之。猶有餘恨。
蔣慎齊助虐并懲。

臨囑事

李心水

審得葉趨者。乃已故葉茂嫡侄。而葉禮則茂外婦子
也。先因茂有女。無男。曾典徐矮子妻胡氏爲妾。以圖
生男。而茂妻汪氏。則非食倉庖而不妬者也。茂聞御

音而膽落。勢必賃外宅以處胡氏。乃問外宅安在。則
去家里餘里。入非侯門。既無河廣海深之嘆。未知矮
子遂作蕭郎。路人否。且胡氏之舊官新官。皆儼然在
也。萬一野館空房。內有矮人。婆娑而至。胡氏將斷筆
不顧乎。抑故劍猶戀乎。生豈空桑。誰爲若翁。獨胡氏
以萬曆四十二年。典禮以天啓元年生。其爲真爲贗。
雖未可定。然亦難遽語於非種之鋤也。往定海縣因
葉趨之告。皆斷兩股均分。非以兄弟之子。猶子乎。蜂
房之剖。豈曰無因。蠶食之侵。難許過分。而何汪氏忽
以醢囑告。夫汪氏葉門罪人也。藉令無兒自傷。思均
雲雨之澤。當與胡氏合宅居耳。六尺之孤。在抱。雖積

金如斗誰敢垂涎而顧使妾爲郵亭之寄子疑栢舟之泛者誰也撫心往事當彈指悔恨今嗷嗷事後固其晚矣汪氏念係巾幗姑與杖贖其貪婪無厭之葉超并杖以懲其後家產仍照縣斷。

究抄事

審得陳世茂者以長房應時之子繼次房應宗之後而今復歸本宗者也元因應時兄弟五人而應宗絕故以世茂繼上因應時有子三長世彩次世英而世茂其中子且今世彩以溺海死而出繼別房之世英亦絕無後迭果贏子螟蛉之宮非日中變蓋未有他家之蒸嘗承奉而本宗之血食可斬者用三房已絕

四房止生一子惟五房應昌子三人則以應昌次子陳四九出繼應宗後此情也理也今天救之控胡爲乎不過謂出繼二十年且有披麻執杖之勞耳夫世茂本應時子也今仍以世茂繼應宗則應時當以何人繼將又易四九以繼應時而爲此遂轉蝶翻之舉乎何見金不見父也惟繼已二十年而今忽以馴籠之雞驅之戶外未免悵然于遺簪傲屣不啻不割一鬻以酬之合無於陳四九名下斷銀若干兩與之酬其生奉死葬之勞可耳如蝶葉于繼之可再則請起世彩于海底召世英于泉下而後徐議之

勢抄事

翁維魚

審得葉釋者乃已故葉文炳。曾妻沈氏所爲生則子
之而死則半內之半外之者也。同宗葉二十。窺文炳
夫婦借亡翼其弟培城爭繼。據二十口供。謂文炳無
子。乃取之外舍。携之昏夜。而呱呱者。曾得於厠土之
耳。聞然則聞號之際。曷不告之宗族。鳴之公庭。昔爲
寒蟬之噤聲。今爲百舌之饒舌。嗟其晚矣。究竟真贋
兩字。安從辨之。滴血旣所不忍。當合族議。與縣斷兩
存之。割三分之一。以子培城。亦曰聊以正戈云耳。葉
壽陰陽反覆。贋則當日誰掩其唇。真則今日宜斷其
舌。本當擬徙姑重罰示懲。葉二十垂涎太過。應杖以
儆其後。總之此一事也。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此問官

不能必其爲真。亦不能窮其爲贋。未敢以莫須有三
字。遽作破巢毀卵之謀者也。

虐節奇冤事

審得已故婦王氏係已故民吳應鳳妻也。氏適應感
以青年寡其苦有三。無夫苦。無子苦。無憐生惜死之
親姑又苦。所存止一翁。又不近人情之。吳學禮也。姑
親猶可以裏訴翁尊。獨難以言傳。淒淒復淒淒。有泣
然。飲泣耳。况學禮不爲亡兒立後。反爲已立後。以壯
年有室之猶子。應龍當之。夫使翁遠于情。而叔近于
義。猶相安也。詎意又不然是。此婦昔苦無夫無子無
姑者。而今又增一苦。爲有叔矣。應龍欺其伶俚。朝夕

俯恤民
情遂至
於此

以讞文
作祭文
商絕

諾諱不已。夫寡婦孤兒之受欺慘矣。况又無孤兒之
寡婦乎。起龍以虐節告情也。然王氏處此則甚難。咎
翁不孝。咎叔不義。咎兄又不弟。而况一室之內。或疑
氏授意于兄。或誣兄有私于妹。不獨翁嗔叔。填卽妯
娣亦嗔。皆促氏頽命之羅刹也。烏能免于自縊傷哉。
此婦無殉夫之高名。亦無從人之卑行。而獨以節苦
數奇。致扇思泣血。而不得其死。此論者悲其遭痛。其
志而亟欲代白其情也。彼學禮應龍。不愴然悔恨。而
反以唆死圖詐為起龍誣。無乃更不情乎。嗚呼。此氏
所以死也。合杖治。應龍仍以應龍子子應鳳奉王氏
祀。若有兒矣。靈其享諸。

逼寡事

張公亮

胡氏者。陶四二遠房伯母也。其人如虎。其舌如虜。此
所以一逐子叔。再逐子。壻而。今且悵悵無依也。於是
飄零無倚。強欲求四二母之夫高翔之鴻鴈。肯託鷹
鷂為羽翼。否。合命親叔陶交。清出穀若干石。以餽其
口。谷轉依女家。夫生非空桑。實本泉母。是女當亦恨
投胎之誤耳。况生養死葬。亦烏烏至情乎。胡氏不得
咆哮公庭。自取罪責。

截劫事

審得淳有惡俗。小戶生子繁多。不能餽養者。卽行拋
棄。萬成生至第五子。卽今世聯欲舉而委之于壑。途

遇周世芳之父。收回撫養。周世芳視若親生。已歷三十年。所呱呱入抱者。竟為偉然丈夫矣。在方姓已絕天倫。而周氏實重生父母。未幾而萬成父子相繼。病亡。戶丁無人。值役而族有萬延贊等。欲批世聯歸宗。值其過門。遂鎖禁不放。雖劫銀充殿之事。盡屬于虛。但廷贊等既為方氏同宗。不能留養于前。而欲攬爭于後。昔也多男多累。既棄苦李于道。傍今也一摘再摘。猶幸碩果之。不食。世聯于周。雖非屬毛離裏。亦多恩勤。願復世有受人三十年恩撫。一旦昧心而委棄者乎。廷贊等分別杖治。其方氏戶役。不得牽扯世聯。伏候憲奪。

坟墓一 發塚類

發塚拋屍事

粵東憲副紀載之 諱成平人

覆審得掘塚大罪也。駢死大戮也。不得之所見。而得之所聞。疑事也。疑而辟辟者。不服。况疑中之疑。罪外之罪乎。如程明宇發掘趙山祖塚。所據者惟羅榮春活口。今前審羅榮春所報。報發塚也。未嘗報發塚之為程氏也。揣其事理。幽燭隱情。誠哉於程氏。不能無疑。誰無父母。道路寒心。宜初讞皆從重處。然燒老主謀之程士亭。斃於獄者。天刑矣。就使的的無疑。程明宇已得徵為從之。減況四隣望長。並無一人見証。僅一黃口之羅春榮。而又不能一手指定。則將以何

者爲確。供實據而死。程士亭者。又死程明宇乎。其妻死之日。卽爲掘坟之日。坟之掘去。坊之造。止隔一夜。揆之情理。謂程明宇妻死。歸怨趙坟。淚未收。乾遂以松楸洩恨。鋤鍾爭先。微獨情有所不然。勢亦有所不暇矣。今趙山以祖棺久露。士亭斃獄。亦願息爭。理應開豁。各照前擬。

發塚大變事

李少文

風水之說。最足惑人。而江省爲甚。彭克臺葬父于祖旁。復以餘地爲生。曠逼近彭昌寧之母墓。而昌寧爭而開矣。乘其歸窆之際。率衆阻之。實欺昌孔之無能爲也。何至遷怒于伯祖之骨。伐塚毀屍。沉之流水。忍心哉。使非曠前遺骸。以露其跡。閨中私語。以洩其機。則燐光暗野。寒聲泣波。世皇長恨悠悠矣。死者之頭。顯旣出。諸塘生者之頭。顯宜膏乎斧。斧所爭。非吉壤也。嗟。齋何及。

挖塚滅棺事

汪長源

審得周有用。於去年八月間。爲父卜葬。惑於形家之說。突於衆房祖穴之旁。附近而營窀穸焉。族之人曰。此地奉有族禁。世世子孫毋相犯也。則群起而攻之。曾經縣斷。令其卜吉速遷。奈何遲遲吾行者。且曰。春以爲期也。於是伊族周思政。思豐。周貴等。聚族而謀。以爲案如山峙。何待來年。卽於十一月間。宰牲開土。

起其棺而另厝之。夫六日不詹爲有用者固然。然但當鳴官督遷使自爲之則可耳。若之何穀旦未擇春鍾遽施父襯旣後而不令伊子一聞也可謂強而且忍矣。今據墳隣楊清及周貴等口供固已無異本應重究姑念縣有成案棺不毀傷量擬薄杖以全族誼。

掘墓毀屍奇變事

兩浙憲副張蕙蝶山西人

審得甘堯八之父甘積因葬母妻于塗體四丁本之公山丁本與訟積八立約認遷而體四貪忿之心生矣。密窆二棺藏之叢草積八覓棺不得正在徬徨而熊秦九與積八爲表兄弟探知踪跡遂同積八至體

四家體四許以地一穴售之積八方謂無棺何用地而體四告以買地自有棺比付價五兩而棺果尋獲于龍福寺後矣。謂非體四爲之何以巧湊若是而體四又何以預知其必獲耶。但律稱發掘起棺索財取贖指糾衆而言惡其強也。今本犯既掘潛藏原無衆可引且索贖則公然占怪矣。故比依強盜得財今旣稱地價則五兩原爲買地非爲贖棺雖請張歛弄不無要挾之心乃展轉牢籠未有刦取之跡似難引用前律止科以發常人塚見棺爲首者發附近克軍庶乎其中正矣。山地經縣斷明混爭之丁本合杖價追給主。

覆審得一山地而涂了廿三姓共之必爭之道也故
自有甘積八之混葬而旋有丁本之告爭又自有積
八之阻遷而旋有涂體四之妄覲矣第發塚何事也
而體四輒以積八之兩小棺掘藏叢草中爲要求許
乎該縣先以起棺索贖比依強盜論斬隨細識體四
未有糾衆強形且索價售地與贖棺同科改擬本
犯發塚見棺之律引例應戍惟是公山不拆或貽後
日爭端卽通禁不埋恐亦終有起而犯禁者應行該
縣從公釘界而三分之庶盜埋妬掘之事可以永杜
矣。

發塚斲棺事

李少文

審得豫章楊旂何不幸而生此窮奇之孫子也察憲
公文明與宜人劉氏萬曆年間合葬山裏熊京兆已
封作城方纔乃子元文孫之玉落拓無蔭基業蕩空
私覲冥扃幽隧之藏妄作玉魚金盃之想舊年十月
初六日倩尤文光等東方未作掘開原棺將骨另置
小龕中潛埋祖壙其遺指尚在地而棺中鈔錄金符
帶片盡爲腰纏物矣元文嚮金空耳一根與塔石光
僅得銀三錢五分旋坐不知而兩犯卽以瑩契抵償
楊弘儼風通矣族祖之丘墓豈弘儼亦不知乎急利
忘親亦云忍矣族人楊宗義親兄楊之璧掠愾公呈
兩犯猶誅云卜吉欲去馬巖以就牛眠夫遷墳重事

何獨不商之閩族併之譬亦不一與聞有此情理哉
不謂宦裔而爲此大逆之事犯茲不赦之條也嗟嗟
夜臺見日何處藏舟誠嚴封樹難保杯土于滄桑死
爲含珠不免發塚于詩禮按毀屍之律弘弑子也何
詞於父母之瑾孫也何詞於祖父母應斬以正刑
章饒文光徒楊弘償杖。

伐墓酷冤事

陸耐菴

劉五五掘坟一案屢讞而不得其情是在可生之列
矣夫黑夜荒郊既無明証開棺之後又一無所取正
以初讞所供有報讐雪忿四字遂費人兩載推敲甚
矣嚴刑不可驟施而痛極之言之不可盡信也研訊

云始知墓爲盜劫見無厚殮委之而去畏痛亂招
之五五特其李代桃僵者耳事在可矜罪宜早釋
墳墓二爭坟類

泉墳侵占事

李少文

審得奉新縣地名北嶺上有劉元四合族祖墳自洪
洪二年葬起至萬曆十八年止巽巽然計十數塚而
右廟在旁有僧在廟依劉族爲檀越所從來矣內有
一疑墳今與羅族互認相爭者先于二年四月間劉
以尸名劉祥永告張明五放火燬墳後又告羅梁十
智九改葬碑至五月間復告羅豫八私禁劉百三
勤寫首呈而羅軒子等亦與之訐告於縣尋有生員

羅懋才諸人具呈而舉人羅公遠則爲懋才等發憤者也查懋才係奉新孝廉係南昌若風馬牛不相及而閩譜原係同宗水木之誼在遠猶親迥澤之情過海偏切爲之助一臂力無不可者但詞始祖巨卿及其子羅軒葬谷訖源在李唐之代而今則地名北嶺源耶嶺耶其陵谷滄桑之變耶或如飛來鷲峰涌出慶山皆難臆斷而細摩改鑿之碑則石理粗礪字畫模糊各存其中此曰羅巨卿鄒氏也彼曰劉學春熊氏也雖有蝌烏之形仍任雌黃之口顧安得起九原之枯骨而問之據羅姓堅稱劉基在菱坑另有碑記此鞠劉族發云菱坑係學壽之基原非學春又止一

椰尊無於氏合葬而碑石則羅所私造者夫葬菱坑之詞乃劉百三出首今百三逃匿不出非自揣情虛卽黎丘寢幻一紙之真贋又毋論矣且唐天祐距今幾八百年北嶺山頭無羅氏子孫足跡突告爭於崇禎之二年又欲以嶺爲源以坑混嶺山鄰之左右袒總出傳聞系遠時遙茫無的據若墓門片碣埋沒荒烟宿莽間蘼翳苔封捫而考之者于百中無一人矣自明五燒山後兩姓始告改碑亦何能援古以証今也哉職謂此一案也卽聞見近真猶嘗存疑况乎其未必真也蓋周遭俱劉墳羅姓所爭者僅一塚其不若讓爲間田而障之以土石永不許二族謀侵其有

以不斷
斷之妙
絕

孝子慈孫確認為祖宗之遺蛻在斯者不妨於霜露之辰望墳遙祭亦足以展孝思而息爭端矣羅劉爭墳事關合族而元四梁十則啓釁終訟者各杖不枉

偷葬大害事

審得石門秀地埋葬仙骸一境風水攸關而雷茂林卜葬孫氏逼處仙穴雖真人羽化不顧皮囊倘其華表歸來不無難保百年墳之憾歟嚴着遷葬庶使紅粉青燐不混金爐法耀也

墳塚滅門事

李映碧

李興隆者何氏孫也先因樂士駿父亡將卜善地葬而陳茂登則堪輿自負者為之徘徊山原忽指何氏

荒山一片謂之口此吉穴也葬之難貴士駿遂起逆心聞何氏孫興隆貧甚啖以厚賄興隆遂盜賣其半何氏不平而訴縣訴府宜也然以成事不說既已定案中分矣而今某塚之控又胡為乎益緣何氏告縣縣士駿曾以二兩議我迨事後往索則如虎負隅前此所約竟成西餅故耳合矧前斷我債二兩歸之何氏而以其地之半歸士駿仍與勾引關說之陳茂登分別杖罰噫自葬之後登訟不已鞭非蒲杖去有青帑得無此地之不祥乎請茂登自剄其目

勢抄事

生員豐椿乃豐宦弟而余龍則管民頤管民萃蒼頭

也。先因豐宦以贖基地事，與管姓為難。迨經前廳明斷，而東邊屬豐案已炳然。乃管氏兩堆猶宛在也。一朝豐氏貴顯，想民願兄弟國，未免有賢不肖相去之愧。獨是為豐宦者，以有志竟成之丈夫，而顧使他姓朽壤尚逼處，故地則亦珠還，劍合時所介介於閑蕪未斷者也。今豐宦致政歸里，方傍其地築館，而民願僕余龍輩，口誓不已。繼以手揮夫以黃金，橫腰之郡伯優游綠野，其薄圭綢而甘專鱸者，自以為于已無患與人無爭矣。而顧有此輕薄兒，輒以後進凌先輩，且余龍趨走下賤耳，敢逐吠乎。今奉憲批後，民願等方搏頰求哀，而豐宦亦從沈紀兩宦請置之不較。擴

其大度，真是容民。願十許輩，而有不感愧交集者，非夫也。民願民萃，既經和息，姑免深究。今而後登先隴而泣然流涕，自切景升兒子之慨，可也。

勢豪強佔事

張梅菴

方家後有山地一畝三分。趙德恒之祖與莊廷拱之祖各受其半。畫中以分，不啻鴻溝之界也。生員徐國芳買莊地二分二釐。今冬葬祖德恒，謂侵其界，兩致爭訟。本縣親為踏勘，雖墓木已摧，於烈風，碑石盡封於苔蘚，而收迹依然。燦若列眉。其東則余與齊主之其西則邵王之國芳如欲卜宅宜於已業，經營奈何。侵入其西而與趙氏爭此土也。牛眠雖可誕謀而鳩

踞誰甘泯伏味心地而求陰地山川其肯效靈乎着
 國芳速行改葬仍罰穀四石以儆其辜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目次

判語部

產業一 爭田類

屠抵事

李長文

倚勢佔產事

李長文

滅案廢祀事

方紹材

掃獻谷魅事

顏孝敘

拒抗事

侯介夫

欺孤局騙事

陳麓屏

官屠事

嵇爾遐

憲勤勢佔事

祁虎子

產業二 爭屋類

勢抄事

趙南金

虎踞滅倫事

胡貞崖

產業三 爭家私類

憲煎叛抄事

夏夔仲

憲判黑冤事

席竺來

慘斬孤命事

席竺來

憲究異案事

王貼上

資治新書卷十四目

恩准恤寡事 張梅菴 羣兇劫殺事 張梅菴

租債 蔣楚珍 衙詐事 趙我唯

亂民抄殺事 邵懌庵 奸惡吞騙事 顏孝敘

三命等事 李心水 更夜抄搶事 文太青

叛詐事 李心水 朋謀打詐事 文太青

火坑殺命事 文太青 法勦大變事 張梅菴

邊斷抗納事 文太青

悍兵抄掠事 文太青

爭毆 慕鶴鳴 屠判事 慕鶴鳴

讐抄事 慕鶴鳴 謀飭縱戮事 顏孝敘

驗傷救命事 文太青 惡弟殺兄事 文太青

畫截劫殺事

抄搶 糾載之

燒劫事 誑騙 李映碧 劫命事 李映碧

匪名 陳木叔 不肖事 秦瑞數

謀夫逐子事 張梅菴

法勦昌逆事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
二
一

資治新書卷之十四

湖上笠翁李 漁蒐輯

產業一 爭田類

屠孤事

兩淮運副李長文 諱昌垣宛平人

審得已故鐘日新乃王明我僭而鐘一郎則日新子也考明我之素履蓋人面豕行者耳日新臨終之日悵然於幼子之無依以六尺之孤託之岳母而不敢以百里之命寄之岳父者正慮有今日賣田之事耳智哉日新昔聞知子莫若父今且知翁莫若僭矣日新以子寄養外家以田若干畝詭寄密友方宏仁戶下詐言賣盡無存實非得已乃為明我探知立索歸

資治新書卷十四

戶不三年而銷廢殆盡。竟成若僧。先見之明。噫。彼異體之僭。無論矣。亦嘗念及地下有亡女。人間有遺甥。否也。此兒三月喪母。四齡失父。所恃為衣食婚娶之資者。莫不於數畝穉田是賴。乃今盡委於雲烟。使他日無錙可卓於心安乎。今查賣去之田。已成破甑。而不可問矣。其與而未絕者。尚居其半。若令變產贖回。仍交方宏仁代管。交租餽孤。以全友誼。以一郎成人。後還之。杖明我以為負死辜生者戒。

倚勢佔產事

兩能 李長文 諱昌 廷 宛平人

審得竈戶葛廷薦有族叔葛瑄死而無子。立親侄廷取為嗣。取於順治五年。同母劉氏以田若干畝質於

不如此
反覆辨
駁不足

寡婦李氏得價若干。越三年。又加找若干。訂於九年取贖。而實未之贖也。乃令典主受主。並無異說。而葛瑄以局外之人。忽有倚勢佔產之控。非所謂突如其來者耶。據云。田遭李佔。差糧累已。於今十二年矣。試問孤身孀婦。何勢可倚。田將銀質。何為白佔。差糧不辦。劉氏母子。自任其責。於廷薦乎。何尤。其言賠累者。或云。一年半年。理猶可信。今以十三年為詞。則甚荒唐。而不中聽矣。且此田葛瑄所遺。瑄死。自應劉氏母子管業。去留由已。廷薦豈得過而問之。如果憐其孤寡。慷慨代輸。則不合。有今日之控。如以為桃僵李代。不平。始鳴。又豈能遲至十三年之久。即云廷取他出。

以服乃
頑之心
聽訟亦
難矣故

薦係總催故累已代納則當問之劉氏不當問之李
氏再云典限已滿糧宜分認故告以除累則此控當
出之廷取不當出之廷薦展轉思維代索一解而不
得是亦可謂無情之詞矣閱劉氏與契前敘所以當
田之故始知由於族人構難不得已而為之及查構
難姓名而薦亦與焉是薦乃仇讐非骨肉也今日之
舉告李氏而自能波及劉氏母子所謂一箭射雙鵰
者非歟好惡種種一杖奚辭餘犯無干俱應免議

滅案廢祀事

縣水 方紹村 樹城人

審得陳氏祭田七十畝輪收官祀歷有年所祖訓昭
然雖逆子頑孫百世不能變也顧有老悖生員陳之

乙必欲私踞二十畝以厭貪饕置前人垂戒其弗聞
不思顛毛種種如寒爐煨燼數鐘漏會幾何時生有
限而死無窮若教無嗣將依魂魄於祖宗血食之餘
奈何不為異日一盂一豆計乎陳阿黃雖未亡人一
日為陳氏婦則一日執大義以伸宗祀之不可泯照
舊輪官辦祭佃戶人等不得以私租交納家古茂祖
應罰姑念貧老免供

掃獻斧甦事

邵陽 顏孝敘 壽堯孫 邑幸

羅傑虎視狼貪毒流鄉里院詞審擬而不悛反以贖
緩為詐題據告雷家冲田皆係與隆菴之廢基香菴
產詳載石碑歷有年所今菴雖回祿現有僧完珍茸
資台新亭卷十四

廬焚修羅傑妄指為已有而控夙憤之彭見義逼之使買彼見義即能買田又何敢讐佛以濟惡也許民不足而至僧嗾人不已而及佛彼直以阬犯無重科之罪故敢恃之以播毒亦奚知尚有加責之條乎

扼吭專

侯介夫

審得王世裕之田坐落赤山堰與項應科之田坐落登清堰者上下相承然赤山堰田多而勢居下流實藉澄清堰之餘潤并滋其灌溉前經爭訟該縣斷令稍平其築無損於已而有利於人應科當亦不憚分甘何世裕之不能稍待也糾集多兇力行折毀世裕母乃過甚與堰依縣斷杖世裕以為好勝者懲

欺孤局騙事

太倉陳麓屏 諱國珍 金華人

劉尊五以腴田買瘠地非拙於謀以地在屋傍而田落村外也乃賺地入手而復較其原價之重輕令鍾明割廁以我將欲瘠其腴而腴其瘠乎為已則善矣其如人之失筭何廁不得而杖隨之今而後可勿垂涎此廁矣

宦屠事

嚴州嵇爾退 諱永福 無錫人

楊時勤價買宋琦田十八畝交易既正契証炳存其田係方售宋宋售楊業更三主據稱方之前實為項產而施與高瓏庵者在方得產時縮流咋舌無聲乃越二十年實有遊僧照璽串同互為狼狽之項學程

希圖霸佔。兩經縣斷持法未平。時勤憲詞之控。有自來矣。若謂揚吞業。則有價繼之。及謂屬宋產。實無舊契。可憑且空門產業。未出朱提。難存實相。况照墜。又非文貞嫡孫。何得妄爭。此廿載膏腴。前黑而今曉。祖黑而孫曉。又不曉。方曉。宋而曉。楊是誠。何心。歟。六畝之欲未厭。併垂涎。共十二畝。而強佔之。無髮減法。好究甚矣。合改縣掇力。杖惡。禿以代。棒喝可也。

憲勤勢佔事

直隸 趙子 諱鵬 山陰人 延按

劉宦告贖山田。該縣斷歸原主。令備產價以償。又許減半。以抵歷年賦役。可謂無求不得矣。乃租收三年。而價不給。主將欲田價兩獲。而以堂堂縣令。為爾索

歛之臣。耶貪吝若此。居鄉之素行可知。改斷不准取贖情法。兩宜仍杖其僕。以示儆。

產業二爭屋類

勢抄事

南日 趙南金 諱 藜 陽人 司李

寺僧慧真所告。益合兩事為一案。而有藤難割者也。先因鄆學魏生員會讀書。慧真所而案頭數卷。忽嘆亡羊魚蠹。乎鼠嚼乎原。屬烏有先生乎。但未可知。何子書籍外。更益以箱器等項。控之鄆縣。魏生過矣。豈陳編果靈物。有同鷲籠書生之善變。自無而有者。盡冀其虛往而實來。耶時儒釋兩家。正相持不已。復有黃冠自外來。名曰解紛。而是為構難。聚三教而閔于

閱此等案牘如看水餅西遊不惟忘倦且能起舞以薄書案廣為煩者特未得此中之趣耳

一堂誠干載希遊之事矣彼方叔擢者賣藥羽流也青矜好貨已成痼疾既不能出藥以療而益之毒焉可乎青償不服方就質于訟庭更有踵魏生故武者此索書彼執券則同學沈生員也夫沈生為故宦李侍御偕而還俗智永則慧真師也據沈生口供謂智永在寺口曾貸李宦銀百兩以房抵借且出宦手書云代粧奩者果若是則僧房固沈生物矣慧真一身猶屬假寓豈得以所假者更假人乎及取李宦書閱之則鷹筆耳無論指天誓日為智永稱僞者人百其口即以魏生之朝雞臺強會作數年假館者何燕止識舊而大不吠新噫二生有同疾矣恐難以偈舍為

秀才之外府而欲兩和尚倒行布施也念係青矜姑免究

虎踞滅倫事

江寧中憲胡貞巖諱昇

審得丘夫民者已故朱君房之偕也先因君房無嗣曾以庶女妻天民雖設甥館以待然至則下榻去則懸之未聞常館其甥於貳室也迨君房物故天民懇中其產遂携妻孥子而家焉不思君房雖死其小星之遺孕尚在天民能必其無後乎據云岳父在時曾有以耳房代奩之語若是則君房在日胡不同居直待窀其死矣而忽為他人入室誰其信之况索一字之憑而不得也嗚呼誕矣今據胡氏之控實為有情

而天民之訴亦不忍遽爲抹殺請以三月爲期視胡氏所誕之雌雄爲天民所爭之得失爲男乎則子承父業非其類者急鋤而去之爲女乎則已嫁方生均有半子之義合一女爲一男分一宅爲兩院亦情理之至平者也兩宜靜聽無事曉曉

產業三 象私疑

蓋剪叛抄車

夏發仲

審得士林之有薛芝芳嘉穀之蟻蝨康莊之陷阱鴉音未革巢卵俱殘名教於焉掃地而人倫至此盡傷者也前經李推官審字字爲之髮指後經李知府審語語爲之含冤爲芝芳者省躬咎已樹德忘讐猶可

掩其前非庶幾今是乃冒兄薛蘭芳誣告所讐范希陽等恭蘭芳爲父起蛟之親子因嫡母徐奴奇妬窮凶生母銀奴從馬房窺檻中抱出寄養身囉百患比起蛟病革手撫穉苗摩頂命名一慟氣絕徐奴思以計奪其厚產遂竄繼陳姓已長之子爲生員薛芝芳雖思繼未爲不可然數十年享用之資數千金坐踞之座誰爲創之忍使范起蛟血胤一絲居不得有其一椽耕不得犁其尺土笑笑母若子萍浮蓬轉始猶鵲巢鳩佔今且入室操戈始猶與兄尋讐今且冒兄名具控間離叔侄藉手以驅除異己之人狼心虎目不可齒於人類尙可列於纓仁帶義之士類乎念舉

族求和懇全同氣甘認吐產姑從薄罰以待自新范
希陽在先聞構范蘭芳不守父業並杖示懲

憲判黑冤事

李心水

姚五聚姚五緯相爭一案皆因死父之胎禍來生子
之操戈者也五聚為已故姚大化嫡子五緯則其庶
子耳此子雖小後自能得豈大化真有知子之明何
厚嫡薄庶者竟有四六標分之亂命乎若為五聚者
果明而熟於計當付是言於飄風而兄弟相忘自作
止水之平可耳及父命為尊一語伯夷以此讓國五
聚以此爭家可乎且食果取小弟分固然而非曰兄
之必宜取大也乃前府審斷時忽于五聚名下追銀

兩間俱
手純倒

二千兩給五緯是反瘦兒而肥其弟矣况繫五聚于
獄以致身受錐楚于五緯安乎爭皮毛而傷骨肉無
乃太不祥歟該縣斟酌其間合五緯吐銀五百還楚
弓而完趙璧可謂兩得其平矣合照縣擬以杜爭端
若今案已定而復有操戈尋釁者乎行見兩分好家
質並歸烏有變素封而為乞丐此一定之理必然之
勢也則請兩人者各備一鉢以待

慘斬狐命事

何聖志與已故何聖忠乃嫡出同母弟而何聖懇與
何聖慧又庶出同母弟也父遺腴田四十七畝原屬
四子公物止因嫡母賂氏無鳴鳩愛子之均而一手

痛棒怒
鳴頭石
點頭

握定者遂爲聖志掌中物矣。坐擁不已，旋復益賣，得價銀一百五十兩，各入駱氏手。實暗飽聖志腹，然尤不能不致恨聖懋也。始與嫡兄吳越，繼又與胞弟參商，問其故，則因駱氏與聖志等飲以旨酒，啖以厚賄，而改頭換面之後，聖慧遂爲孤掌之鳴矣。今庭質之際，聖志反寂然無言，而聖懋則奮臂揚眉，飾辯甚力。曰：駱氏母聖志兄也，且願以五十金爲嫡母送終費，而所餘百金亦現貯聖志箚中，並未侵蝕。讓哉！聖懋乎，何從得此禮義之言也？然今旣知食果取小而若日關弓之首唱，又何爲乎驟聞斯言，方在猶豫而忽聞呼冤聲急，則階下之聖慧也，亟召而諭之，哄吐歷

歷若指諸掌。噫！聖懋心死矣。合從公剖斷，將賣田五十金爲駱氏棺殮，費明知溢于數也。然子宜殯母，庶不先嫡，理實宜然。其所餘百金，則以四分爲率，聖志聖懋聖慧與已故聖忠之子何文燧各得二十五兩。於是諸人皆呼首心服，默然而退。雖然，兄弟尋戈，豈美德乎？合將聖志聖懋分別秋治，其應分百金，合從聖志名下追給。

憲究異案事

王貽上

看得徐張兩姓同胞，各自爲讐，立黨互相攻訐。徐位等讐於徐儒，而與張鼎卿爲黨；張士昌等黨於徐儒，而與張鼎卿爲讐。遂至困頓雀鼠，委棄墳篋，幾不知



五倫三尺爲何物矣。况復有捉刀紙上，佐刃局中。如張子標、吳蘭生其人者，平究其起釁，乃田土家私細故。披其訟牒，爲首叛告盜大題，就中部分枉直，田已訟結，家已分足，位等與鼎，卿事屬可已。且獲叛猛於拘盜，致徐儒得禍信慘。前審覆再四，得其情實，因以入倫大義，動其良心，泣涕滿庭，稽顙悔罪，隨分別徒杖，稍以三尺之法從之。始動以天獎，繼繼以王章，畢職於此，亦幾費婆心矣。業經具情上請，再蒙批駁，仰體憲臺德意，恐若輩革面未必革心，恃嚴法以堅其至性也。行提問，少長扶掖，而前怡怡之色，動體由中。咸云求照原擬，自開諭懲戒，以來愛敬一堂，盡徹天

倫之樂所全已。大似應情法互濟，始終與以自新法外施仁，或亦憲臺所樂聞也。

恩准卹孤事

淳安縣令張梅庵

審得朱見十有子，娶唐汝嗣之女爲媳。汝嗣夫婦不幸相繼疫亡，遺有二雛，甫離襁褓耳。則卵而翼之者，舍伯汝賓，其誰賴未幾，而汝賓又故，實妻余氏女，流難以照拂。乃浼親族徐致，大唐公樂等，立有囑文，議約開載田產物單，交與汝嗣之叔唐公彬代爲撫養。因其屬老成家長，又係宗支血派，情理俱宜，故也。余何見十與其族唐君揚，連兵而互攻之，雖未知其嘔嘔上控者爲公乎，爲私乎，獨是見十則姻家外姓，理

難收撫其遺孤而君揚則熟中構爭恐亦不利於孺子。且按單稽產。依然具在。則公彬曾未嘗負託也。何煩見十等。總總過慮耶。但歲月正長。撫孤非易。吾願為公彬者。終始其事。毋貳爾心。俾此藐諸孤。他日得以成立。則嬰曰。不得專美於前矣。免供存案。

羣兒劫殺事

審得葉必鑑之妻李氏。瞽目無子。止生一女。配余志汶。為室鑑。因伯道之憂。復娶妾許氏。但宗祧事重。遲暮堪憂。因先繼弟婦王氏次男德。繼為子。迨後妾幸懷孕。而鑑又物化矣。呱呱遺腹。子母伶仃。李氏獨不思妾子。即猶子也。止思掌珠。罔顧亂嗣。彼志汶者。寧

不恃愛而操戈入室乎。及氏之宗族葉德崇等。公忿而理折之。李氏反以羣兒劫殺為詞。而王氏許氏。其能嘿嘿已耶。比對簿。而志汶復捏契一紙。土開腴田四畝。云岳之遺贈。無論契之真偽。難憑。即曰。果真當日。必鑑蘭玉。尚艱產。或可遺之半子。今已現存一嫡一繼。區區數畝。糊口尚憂。不給志汶。豈得過而問焉。原契塗抹。鑑遺家產。着宗族註簿。赴縣請照。為二子成立之需。敢有別端覬覦。定以三尺從事。

租債

亂民抄殺事租

蔣楚珍

審得萬年寺僧如磨。以田佃與董繼恩等。歷租無異。

至崇禎九年剡台大旱草根木皮食盡而屑土以繼道府而下指俸設粥每念惻然何物豪僧以毒龍之手饑虎之心向鳩形鵠面之人而吮枯膏較升斗不置也據稱他境雖旱此獨有收夫天泉坑礮四等之田水脉俱絕何獨芹塘一塊土別有慈雲能來鉢雨乎如瘠一控之縣勘處饒回還六捺寫以後包荒董繼恩所佃七石已遠四石有餘矣猶獐獍分頭聳告推其意不過肉視此虫虫者今之東西奔命非累死則饑死云耳嗟乎入地獄如箭射矣徐德包告包証與如瘠均杖猶薄懲之也

衙詐事 債

趙我唯

鄧成爲鄧留之胞兄鄧岱達則鄧成之堂兄也成充戶書曾經憲訪追賊留與岱俱以花萼相關稱貸而出諸狸狄迨事結不償則成之鷹眼未化而狼心可誅也豈獨岱怨之卽留亦恨之矣居無何而鄧族輪流之里甲方值成男鄧文一經管而岱達以榆筭輕錢輸糧不準則文一旦受徵比之累焉岱回曰昔之所貸久假不歸則此甘之追呼卽以累吾弟父子不爲過耳獨不曰鄧成大耳見射戟之恩久付諸行雲流水耶於是成以逋糧受累之故訟岱於縣岱以其明於責人闇於責已也訟府未已復以衙詐訟憲庭質之下鄧留所以袒岱而許其兄者無所不至問墻

之變令人憤欲阿奴火攻無乃出下策耶而岱以成
爲假官票而迫赴賓筵成以岱爲倡白蓮而樹邪階
亂何其墳篋互吹如贈如答耶夫羞者之典舉自子
矜妖言之禁嚴於守土爾怨必有溢惡之言小巫大
巫祇足供解人之一噓耳尤可訝者鄧文一業經縣
解忽然碎批裂卷代役投文以爲岱達之中途毆奪
也及察諸地方此事已屬烏有則又鄧成之教猱而
布此幻相爲此膚愬哉鄧成鄧留鄧文一分別杖治
鄧成書役行縣永革

三命等事

岳州邵慊菴諱廷瑞
蘭谿人

看得陰承乾係陰楚善之胞兄而雷聯則楚善之丈

人峰也楚善經商江右貸族祖善本銀貳百餘兩折
閱瀕死同伴陰澤勝者沐猴而冠簧鼓其舌爲之構
闕焉欲以貳百金之貸令承乾兄弟均認夫士賈各
途家業久折無怪乎承乾之不任受也先以楚善之
衣與婢抵之抵之不足繼之以產力且竭而計亦窮
矣夫何雷聯不以正道規女率同黨陰巢范根黃起
將乾母張氏聽瞻倉穀數拾餘石擅發以去爲婦不
繇姑命因親而擅他財於理可乎乃雷聯不自悔過
方且捏詞控憲而雷氏羅氏或弟婦也而辱其伯或
義婦也而饑其主豈陰家果以陰道勝而奇兵問出
者多娘子軍耶則皆聯與澤勝執羽扇而爲之指麾

也雷聯嗜利唆訟與同黨之陰巢范根黃起各杖以
儆倉穀照數追給始禍之陰澤勝照提另結

奸惡吞騙事債

顏孝敏

審得借債至百十多金而止憑數行空白當問之結
繩之代矣近世恐未易允諾况借自萬曆年間積今
數十餘載放債借債之人又皆已故之祖父當庭對
簿正馮煖所謂不可知之人耳安能起九原而訊質
焚券之風願本生創行之為近世勸可乎仍勸賑谷
一石

叛詐事債

李心水

審得汪生員者乃認途人作僕而思飫其一嚮者也

據本生口供謂郁文錫父郁秀曾奴于其家以銀五
十兩借夫明州所謂家奴非有世臣之謂也惟去來
一任自便但可名雁臣耳來則君之視臣如犬馬去
則臣之視君如國人以主僕而宛君臣之分者未可
遽律此地之蒼頭况並無委費之事乎何汪生忽奴
其父并欲奴其子也嗟乎彼銀借五十兩時過二十
年者果誰授誰証乃忽指野鳧為堂燕耶執路人而
求貨石奴心矣合杖治之以為借題樂人之戒

更夜打搶事債

文太青

刘亮假資於李天才而業夜行永寧之王范鎮固洛
西之淇澳熊耳之渭水古所謂嶰谷者也斬絲筵而

賈二倍。反唇齒而負五銖。及懼訊於公庭而急完璧於故主。雖曰無良。尙知有法。始以杖警。

火坑殺命事債

許良正之以晉人而販水綿也。申愛民孫繼頑特情而命價焉。絮袍已經卒。茂行旅尙倒空囊。質對無所掉舌。願償其贖。杖之以安遠人之抱質者。

朋謀打詐事租

張九成之歸地於王進福也。而糧尙寄九成之籍。端宜輸納。以時而逋。負不前。及投牘執訊。而甘罪稱謝矣。合杖而按。畝追科。

違斷抗納事租

吳世禎之抱牘已經郭令斷結。杖董遷儒而追租。奈何其愆期弗付也。吳生再控。遷儒舌結。不可不再杖之以斥梗令者。

法勦大變事債

張梅菴

審得贖酒豪飲韻事也。若贖而不償。不償而速之獄。則不韻甚矣。胡三德手之青蚨。心耽綠蟻。每挈瓶而過。吳從先之肆。數年以來。共欠酒值四兩有奇。卽無杖頭。可驕貂佩。可解鸚鵡。可質亦不宜償之。以怨也。奈何以起。非謀乘從先于筭帳之時。用村童校書之丹鉛。以牙籌其酒簿。而遂藉爲圖賴之資。夫所惡于擅用硃筆者。謂其昌公行私也。必如三德之論。是欲資台斤書卷十四

儒吏風
流讀此
想其風
度

執世之滴露研硃者繫繩以法而後可有是理乎豈
其飲中山之酒未逾十日宿醒未醒而尚作此夢藝
耶昔人謂請酒須擇人今而後知贖酒亦須擇人也
原值如數追償并薄責以代酒誠

悍兵抄孤事債

審得妓女張玉向揭楊美吾本銀貳拾四兩歲久無
償徵逋甚急有朱升明者浪跡風塵與玉偶結繾綣
憐其追呼之迫而卽毅然任之雖云千金買笑亦自
顧其力量何如耳且認銀徒託空言卒無所與既文
召約則債主楊美吾不得不向升明追楚他日玉得
托身自當效衝珠之報若終老煙花則升明此番豪

舉亦不失為平康佳話有誰強之而以鄙賤之事成
行上控哉或亦其乘輿而任興盡而悔乎杖之以儆
妄瀆

爭毆

警抄事

余明余龍從兄弟也兩人以手足之戚沾酒為歡劇
飲不已因而猜拳賭勝其勝乎固億則屢中不勝乎
亦駟不及舌何盛戰不已遂交手乎果猶取小拳何
爭勝讓道衰矣于是龍控衙門明控木府皆胎禍一
觴而起釁十指也今庭質之際復頤和息豈以一拳
之勝負難必而一紙之勝負更難必乎合允其所請

而分別示罰

屠劫事

張氏之與幼男同居。其塗墮塞戶。亦常事耳。族惡周昇之。惡其修房。而借題興戈。何為者。欺孤虐寡。罪不容道矣。然此猶為同宗之鬪。彼會稽生員沈陽春。復為周昇作後勁。又何為者。信如兩人所為。將令張氏母子。竟露處於雨雪霏霏之下。而謂不如是。不足表其白雲之操。耶。杖有餘憾。張榮則張氏抱告人耳。若與人並杖。慮此寡婦孤兒。將來門無吠犬矣。原擬相應。應豁免。

驗傷救命事

審得張印畜鴨營生。而王闖關則傭以喂養者也。數十紅掌。躡躡水草。勞苦功高。筭帳不敷。乃飽毒手。何功人之遠忘。功狗也。夫妻扛打磚瓦。頻加血流。被面兇狂甚矣。原約工價五兩。追給闖關。張印以野鴨起。費復以牝鷄。召殃竹杖之加。聊以報尊拳耳。

謀飾縱戮事

顏孝敘

審得李瑞卿倚兄弟之多人。而又有其父李榮楚。容縱養其橫視里中羣弟子。皆蟻蠓耳。亦何有於李運中。而不以老拳安雞肋也。縱畜踐田。又殘同姓於女。安乎若不杖一。以警眾。將使多子者可霸一方。而獨立者不復支其世業矣。

畫截劫殺事

文太青

王茂與陳應選以中聖沉酣唇齒相角亦酒人之常態遂抱贖而重誣之兩造在庭而舌本未僵矣據情宜徒而氓之嶺嶺姑寬而杖之

惡弟殺兄事

張有庫草野之蚩民弗閑丁尚齒之風而敢以詐辱侵其兄吹篪之誼謂何謹杖之以教讓

抄搶

燒劫事

紀載之

安潭徐應時金真婁叅佃生員朱錫爵之田多越一紀次亦五載餘矣自非恫愿無虞嚼豈肯畱積歲矣

於三月十五夜有燒倉搶稻之舉蓋失火非放火也據生員稱倉房一間東與安接椽其壁竹戶繩牀炊朝爨六潭之六子一胥倚廬而托居焉豈其不自惜性命而焚倉以自焚也今所燒不止倉屋并潭棲亦一半為灰燼則不戒而延燒自累洞如日矣火烈風發環村而趨救者以為奪之火中各挈所有而去雖一間儲穀無多救火不知誰氏潭與金真等休戚相關宜力護之以還主物乃掃拾剩餘私為已有盛稱焦頭爛額之功而盡掩其藏匿之罪控之捕衙生日理合不平乃聳詞奔憲安潭之不戒與其子安閑之才誣百喙不能辭其咎矣乘機或可擬徒藏匿終無

證跡。王性等口口稱寃。終爲窩頓。且隴庄壩頭之人。救火之人。現有賠償生員所失。以求自解免者。意外之虞。倉卒之際。紛如逐鹿。而獨責安潭。安潭等擬徒不報號呼。捨地也。自不小心。延燒至屋。以致倉稻無存。俱薄杖不枉。安關子代父。叫王性淹禁。垂危量情均免。誑騙。

亟剪事

審得成獻捷者。乃被黜青衿。成冬其族侄也。先因冬以猶子之親。曾執經問字于獻捷。今歲縣錄儒童。獻捷騙銀五兩。謂將爲冬求情地。其取乎則卷而懷之。不取乎則出而哇之。各遺而銀不還。此弟子所以耻

受命于先師也。尤可耻者。逆盧冬之索銀。登至思爲先發制人。忽以老妻誣姦于幼侄。而控之公庭。夫所謂強姦者。豈非謂知好色則慕少艾乎。今據獻捷口供。其妻已五十餘矣。若云強姦。是實須雞皮之返少可耳。恐未必有神術也。合杖治之。以爲不叔不師。並不夫者之戒。其原銀五兩。應追給成冬。今而後請存叔侄之分。而削師弟之稱。庶不令斯文之掃地也。

刳命事

審得胡師哲。乃故宦胡都諫之孫。而胡傳二。則都諫之從侄也。都諫雞香久息。馬鬣未封。詒厥蕭然。素交零落。有桂林兵憲蘇公。爲都諫浙闈所取士。思欲助

之乃師哲未行。而傳二冒名以往。蘇公贈之七十餘金。則在三之誼。禪矣。嗣後師哲往。蘇公乃覺其誤。不能重贈。麥舟僅給印照使還。俾取資供葬。而傳二逆取之。肯順與之乎。師哲所為激而控也。迨闔族有言。傳二難違。公論悔過伏罪。祭都諫之靈而歸其金。其親族生員胡從治等欲全宗好。共求結案矣。夫傳二雖都諫猶子。然物各有主。名難假人。初類王郎之詐。子與膠沾三品。後識陳遵之非。驚座虛贈一枝。猶幸楚人失弓。得之不遺。秦庭懷璧。去而復還。則玄塚之願已酬。竹林之驩如故。似應准其和息。薄撥杖懲。示無祇悔云爾。

匿名

謀夫逐子事

陳木叔

看得何氏前夫彭榮。係南昌阜隸。崇禎元年物故。二年改嫁鄭南星。業四載於茲矣。不知何人捏本婦名。上控稱南星毒夫謀娶。而南昌縣先奉批詞。又以彭榮出名稱南星姦妻。擄財夫夜臺之外。久無生榮。而訟牒之中。儼然活口。顛倒死生。玩法紀明。投匿擾害良民。研審鄰人王文等云。何氏既無父母兄弟。素與南星相安居室。亦無反日之事。無端起噴影之沙。白晝現黎丘之鬼。惜無從得此神棍。而斃之以作匿名榜樣耳。兩詞俱幻。合請註銷。

不宥事

秦瑞畏

審得伍默府衆怨於平時而決裂於一旦時當搶攘身命幾危禍延妻女可以惕然醒矣生平無一受恩之人何必獨疑於伍周如謂首自親父今親父方鳴爲借名捏投不質人而質筆豈非舍形而求影乎仰刑官卽審釋戒毋生釁仍歸於好

法勸昌匿事

淳安縣令張梅菴謹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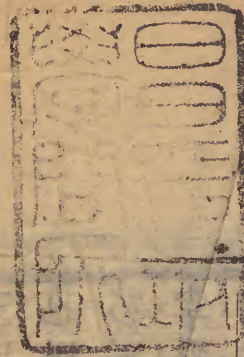
審得羅甲羅乙真險健之徒哉兄弟濟惡每鼓不風之波端捏無名之訟受荼毒者不知幾何人矣邑有王與九朱乾十陸振宇張思明等皆負販窮民與二惡素有小隙今春霽奉巡道憲提事干謀命劫殺

而與九乾十諸人一網打盡共原告之名則祝時成也四人捫心自揣不惟時成素昧平生亦且事無瓜影正在徘徊驚訝不知事起何因而甲乙暗搆江以牽到處說合索以重資當立爲免解試問具此大力者爲誰而發縱指示之姓氏則已昭然吐露矣再閱票上之名始知干証羅奕先卽羅乙也衆發公憤羣扭赴控本縣以事關憲批定非虛捏僅着乙尋出時成則捏猶不捏卽以無是公爲有是公可也乃初則混指在杭繼則駕稱遠客事經三月限過數番而終無時成其人也此二犯者射人如含沙之飛職變幻如白日之黎丘觀其倏現蜃樓向後未必不指鹿爲

卷之...

馬而受其害者恐又不止四人矣。清天白日之下。能
任此魑魅之公行乎。並杖罪有餘辜。如獲時成。仍各

解結



日中書局

